



“猛虎”添翼出华山

——第47集团军某机步旅依托信息化形成新质战斗力纪实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游成峰

国防聚焦

训练新装备 摒弃旧观念

旅长徐建刚对该旅探索“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介绍开宗明义，“我们就是转变观念，构建体系，运用体系”。徐旅长说的体系，其实就是专家们说的“网”。

2010年6月，机步旅迎来了最新一代陆军主战装备。面对眼花缭乱的操控界面、火控系统、信息化装备以及兰州军区对该旅提出的“率先实现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率先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明确要求，“华山猛虎”有些手足无措。

多次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的四级军士长刘怀磊，刚一钻进新型战车就懵了：车载计算机、电子罗盘、激光测距等信

息化系统目不暇接，小小的舱室里上百个开关按钮星罗棋布，一时间他连开机按钮都没找到。连续8年被评为通信能手的四级军士长吴计波，麻利地钻进新型坦克，打开电源，初始化数据库……忙活半天竟连电台都没能联通，憋得满脸通红。

官兵们惊讶地发现，面对新装备信息化“触摸屏”，原来的知识和技能瞬间“归零”。于是，一些干部仍习惯于用传统方式抓新装备训练，很多老兵对新装备和信息化技能训练缩手缩脚，担心把“宝贝疙瘩”弄坏了。

面对信息化装备带来的冲击波，旅党委达成共识，“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最根本的

转变”，很快确立了“以新装备能力建设牵引转变、以加速培养急需人才支撑转变、以信息系统集成融合主导转变、以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助推转变”的旅队建设思路。

他们大张旗鼓组织官兵学习信息化理论和高科技知识，强化官兵推动信息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安排技术骨干到全军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参观学习，开阔视野、认清差距；请军地专家深入分析世界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引导官兵走出传统思想的误区……

“不精通信息化技能，就没资格走上未来战场。”如今，机步旅有3400名官兵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600名官兵完成信息技术学历升级，干部100%会操作使用一体化指挥平台；8名旅党委常委人人取得主战装备驾驶、炮长、车长三大专业等级证书，被军区领导称赞为一个“全面过硬的‘打仗型’班子”。

攻克技术关 倍增战斗力

“体系作战能力的物质依托，是信息化武器装备。”装步二营列装信息化装备之初，缺乏训练教材，官兵们唱着战争年代《说打就打》的铁血军歌，逐个按钮、逐件火器、逐项性能了解新装备结构，千方百计收集资料，自己动手编写训练教材。

坦克二连连长苏建辉解决了利用模拟器对运动目标瞄准训练老是脱靶的难题；装步六连下士王楠在训练中摸索出“信封靶瞄准法”，为火炮锁定目标赢得先机；战士张磊摸索出新型反坦克导弹操作要领，编写了《某型反坦克导弹操作规范手册》，并在实弹射击中首发命中；修理营士官刘纪伦革新60余件维修保障器材，研发14项新装备革新成果，2次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一等奖……不到两年，该旅

编写6类23本新装备训练大纲和操作规程，研发26个3D教学软件，制作70多部教学视频，收集整理数百万字的资料，探索出12种新装备训法，填补了全军空白。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是提高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不断列装，机步旅与许多部队一样面临“成长的烦恼”：装备水平参差不齐，指挥平台存在兼容性差、信息难以共享等诸多问题，成为体系作战能力提升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须克服的技术难题太多，有人断言“这根本不是基层部队能解决的事”。

机步旅官兵咬定青山，稳扎稳打逐个攻关。针对装甲指挥车组与某型坦克、步战车信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排长熊辉带领攻关小组经过上百次实验，将过去的单

一语音通信指挥拓展为语音、简令、代码、图标指挥，实现了旅营连3级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全旅组织技术骨干与专家联合攻关，通过升级软件系统、规划组网模式，实现了各型坦克、步战车、高炮、自行火炮等不同武器平台的信息互通，成功构建起新型指挥信息系统，形成了作战要素高度融合、作战单元有效链接的作战体系。全旅21项信息化训练成果被军区推广，自主研发的7项技术革新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为部队形成新质战斗力夯实了根基。

旅政委孙宗政说，“东西好不好，用起来见分晓”。在上级组织的“猛进-22”网上对抗演习中，机步旅运用“体系破击、信息主导、火力主控、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思想，采取“要素分离、系统互连”方法构建网状指挥体系，采取“时差判断、位移判断、轨迹判断”方法快速融合战场力量态势，采取“同步获取情况、同步分析判断、同步筹划决策”方式实施精确指挥控制，实现了“三战三捷”。

撑起一个军人的家

——军嫂周秀杰十年服侍病残丈夫的故事

李广君 侯颖超

对军嫂周秀杰来说，草长莺飞的5月没有一丝浪漫可言。10年前的这个季节，济空某场站助理员、丈夫吴晓东患上了一种世上罕见的疾病：棘红细胞增多症。患上这种神经系统免疫性缺陷疾病的人，身体不受大脑控制，头部和四肢不停摆动，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靠人照顾。从33岁到43岁，周秀杰一直陪着丈夫，不离不弃。

吴晓东和周秀杰的家，在营区一角的家属区。别人家房前屋后都栽着花、种着菜，惟独他们家的门前长着野草。“家，只是个概念了。”坐在医院病房的窗前，周秀杰略带伤感地说。

从吴晓东发病那天起，医院和求医的旅途就成了周秀杰的“家”。10年间，她带着丈夫先后到北京、武汉、沈阳等地的10多家医院40多次求医问诊。尽管每个医院都告诉她，这病无法根治，但她不死心，常常从这家医院出来，就直奔下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年半载，有时春节也在病房里过。

2009年，听说国外有手术治疗这种病的先例，周秀杰带着丈夫找到北京一家知名医院，专家告诉她手术风险很大，治好的希望很小，治疗的费用很高，得花几十万元。“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治，花多少钱都行！”她毫不犹豫一口应下。在部队和亲戚的帮助下，钱总算凑得差不多了，医院也被周秀杰的真情打动，只收取了23万元的手术材料费和部分药费，为吴晓东做了棘红细胞增多症国内首例手术。

果然，手术没过多久，病症又复发了。老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周秀杰在命运煎熬中，始终与吴晓东十指相扣、风雨同舟。说起这些年服侍丈夫，周秀杰就像在讲别人的事，一脸平静。她的手机响了，手机屏上是个女孩照片，甜甜地笑着。周秀杰垂下眼帘告诉我们，这是她女儿。

2003年吴晓东生病不久，周秀杰就把5岁的女儿送到东北的三姐家。半年后病情略有好转，她把孩子接了回来。2006年，吴晓东病情加重，为全力以赴照顾丈夫，她又把8岁的女儿送到大姐家。7年间，她只见过孩子3次。女儿11岁那年突发阑尾炎，大姐背着孩子跑医院，她只能在千里之外流泪。2011年，60岁的大姐得了重病，周秀杰又把女儿寄养到二姐家。如今，女儿已上高一，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这是她唯一的安慰。“我欠孩子太多了！”周秀杰擦着泪说。

10年，3650多天，一日三餐，她要一口一口地喂丈夫，吴晓东东边吃边不自主地甩头，吃一半掉一半，一顿饭要喂一个多小时；打吊瓶，她要牢牢拽住丈夫的手，一拽就是一两个小时，稍不留神，针头就被吴晓东甩掉了；由于四肢不停地动，丈夫天天一身汗，周秀杰每天都要为他擦一次身，隔几天就给他洗回澡；只要不下雨，她每天下午都把丈夫“弄”到轮椅上，推着他锻炼和散心。医护人员和病友都心疼地劝她说，人都病成这样了，在床上维持就行了。可周秀杰说，“能让丈夫多活一天，就多一分康复的希望，医学越来越发达，会等到有救的那一天”。在别人看来，老吴是周秀杰的累赘。可在周秀杰看来，有丈夫在就有一个完整的家。

丈夫安好，便是晴天。周秀杰十年如一日服侍病残丈夫，撑起一个军人家庭的事迹，深深感动着部队官兵。各级党委机关累计筹资26万元，用以补贴吴晓东的医药费，官兵自发捐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部队多次派人协助周秀杰护理吴晓东。2012年12月，周秀杰被济空评为“十大身边感动人物”。今年3月，她被空军表彰为“好军嫂”。

图文信息

贵州金沙县军民共建农村饮水工程

本报讯 贵州省金沙县“军民共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日前在安底镇破土动工。安底镇陡滩、红光、龙坝3个自然村村民一直靠山坡季节性泉水和村寨附近的水井解决生活用水，秋冬干旱季节须到2公里以外取水。为解决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饮水难题，金沙县人武部经过深入调研，决定采用军民共建的方式兴建饮水工程。他们积极与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协调，并抽调65名民兵组成突击队参与建设。预计明年1月底投入使用的该项工程，将有效解决这3个自然村的人畜安全饮水问题。（余洪静）



6月5日世界环境保护日当天，广东边防七支队数百名官兵顶着酷暑和蚊虫叮咬，深入深圳市第一“绿肺”梅林山清理垃圾。 廖键摄

本版编辑 曹红艳

军转干部的“光明事业”

本报记者 张忱

一家由于耀光、葛万英、孙大伟等7名复转军人建起的民营医院——大庆眼科医院，仅仅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就已成为黑龙江省大庆市首屈一指的“放心满意医疗机构”，进入了东北地区眼病治疗第一方阵，吸引了来自23个省区市的30余万患者入院就医。在他们的“熏染”下，大庆眼科医院更像一座军营：每天早会雷打不动，院长以下人员逐个点名签到，定期检查室外卫生……正是凭着军人的精神，他们不仅白手起家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也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口碑。

“为家乡人民和患者做事”

2008年5月，黑龙江省大庆市居民老曹突然感觉左眼疼痛难忍。有朋友向他推荐民营的大庆眼科医院，但老曹感觉不太放心，在他看来，民营医院一向是“不怎么靠谱的”。走进医院之后，老曹一路诊治，一路观察。他发现，这里大夫护士的服务态度都不错，整个治疗过程也很舒服，结账的时候一看，挂号加药，一共才花了10多元。用药几天后，老曹的眼睛就彻底“清亮”了。从那之后，老曹彻底改变了对民营医院的成见。

如今，在一些人看来，患者给医生送红包是人之常情。一些患者甚至在术前执意

要把红包塞给手术医生，否则心里不踏实。大庆眼科医院拒收红包的规定有些特别，为了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他们允许医生可以暂时收下红包，但术后必须上交，再由医院将红包转入相应患者的账户。医院每月都要公布一次拒收红包人员名单，并给予一定奖励。但如果哪位医生触犯了“收红包”这一道德底线，真的把红包收归己有，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曾有一位年轻医生收取了200元红包，院方发现后当即就将他辞退。院长于耀光说，“心疼啊，这名医生已经能独立上台做手术了，但碰了‘高压线’，只好忍痛割爱了。那段时间我特上火，血压也高了，连吃了10天药也没降下来”。自那之后，老百姓知道了大庆眼科医院是“不收红包的民营医院”。

于耀光说，创办这个医院，就是想为家乡人民和各地患者做事。短短几年间，

医护人员走遍了大庆周边10多个市县，免费诊治患者27万人次，支出资金超过500万元。

2007年和2009年，大庆眼科医院代表黑龙江省医疗系统两次组织医疗队进藏送光明，带队的于耀光记得，在海拔4600多米的日喀则地区，医生、护士吸着氧气，同时展开3台手术，最多一天为85位患者剥离了白内障。重见光明的藏族同胞摘下纱布后欣喜若狂，“大庆，扎西德勒！”

“我们只研究眼睛一件事”

于耀光曾是沈阳军区空军某部医院院长，转业之后被分配到地方卫生局当干部。坐机关不符合他的性格，他要干点事。从当眼科医生的父亲和弟弟那里，于耀光了解到，大庆地区风沙大，患眼疾的人很多，但全市还没一家专业眼科医院，很多患者只好到外地就医。在于耀光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很快，他筹资创办了大庆市第一家民营眼科医院。白手起家办医院，困难之多可想而知。于耀光说，“每当医院发展遇到困难，或是对前途感到迷茫时，我就会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转一圈，看到铁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的豪言壮语，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让黑土地上的普通百姓患者不出家门、不出市区就能享受到世界水平的眼疾检查和治疗，这是于耀光和复转军人战友们的不懈追求。

来自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眼科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等国内名院的著名专家，常年来院坐诊；50多位外国专家来院出诊讲学；眼角膜移植术、后巩膜加固术、眼底血管接通术等国际前沿眼科手术，先后在这里展开。

医院开创了国内领先的准分子治疗中心，2002年投资500多万元购进了黑龙江省首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准分子激光系统，去年又花1900万元引进了国内第一台德国进口FS200飞秒激光和ES500准分子激光组合。医院引进东北地区第一台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3DOCT-1000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为复杂眼病的诊断治疗提供了更加科学准确的依据。2011年6月，大庆眼科医院超声乳化技术培训基地成立，使该院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又走在了同行前面。

随着大庆眼科医院的知名度渐高，来谈合作的人也多了。有人说，“房地产正火，投点吧”；“金融证券正火，准挣大钱”。可大庆眼科医院凭着军人的淡定守住了医疗主业：“No！我们只研究眼睛一件事！”